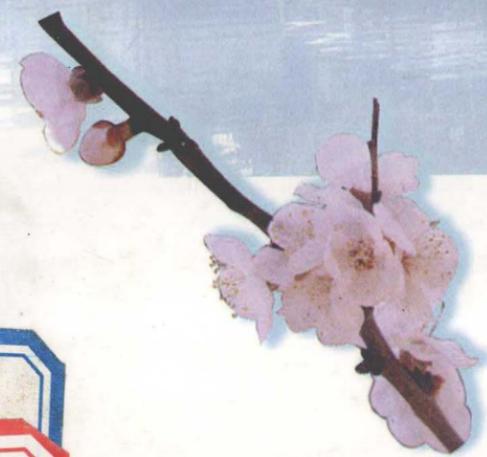


矮檐下的红灯笼

杨好月 著

群众文化出版社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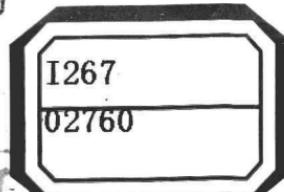
1345924

B67/02760

矮檐下的红灯笼

杨好月 著

重庆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院
图书馆



重庆师大图书馆

大众文艺出版社



CS15237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矮檐下的红灯笼/杨好月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5
ISBN 7-80094-532-4

I . 矮…
II . 杨…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98)第 06081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68 千字 插页 2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50 册

定 价:15.00 元

我说散文

(自序)

当代文坛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教导文学青年时说，初学写作千万不要从散文入手，散文最难成名，写散文是大作家大学者的事。

这使我联想起近来流行于书坛的理论：世上有两种人可以题词，一种是名人学者，以人传字；另一种是书法家，以字传人。

我真有些茫然了。本人早已不是青年，也不曾捞得一顶作家的桂冠，偏偏的对散文情有独钟。从事文艺创作二十余载，写过戏曲、小说、诗歌、电视剧，最喜欢的文体却是散文，掐指算来，零零星星也发表了五六十篇。

在我心目中，散文最见作者的真性情。与姊妹体裁相比，它不必刻意塑造典型形象，编织故事情节，制造悬念卖关子，巧妙运用蒙太奇，也不必苦心孤诣地推敲韵律平仄。只需将自己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事物如实写来，因而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更强的主体意识，更鲜明的文学个性。为什么在戏剧走向低谷，小说竞相媚俗，电影观众锐减，诗歌变得可怜，以致诗人比读者还要多的今天，独独地散文日益升温，一阵比一阵更热？因为人民需要实话文学，需要平等的感情交流，而散文恰恰做了现实主义回归的排头兵。它最少矫柔造作，忸怩作态，最少耳提面命，摆起架式训人。

散文最见作者功力。侃大山能侃出一篇小说，一部电视剧，赚得读者观众一掬微笑或两行泪水，全不在意有无病句错字；却侃不出一篇像样的散文。散文的温凉都在作者心的深层。人的境界有多高，散文的境界就多高；人的心灵有多美，散文的语言就多美；人的感情多丰富，散文的词汇就多丰富。短短千字文，处处透出作者的学识、阅历和文采，来不得半点虚假，没有半片薄纱可以遮丑。短袖衫和背心虽不捉襟，犹自见肘也。

因此，散文是习作者的基础课，譬如中小学生练习作文日记。我之拙文，多是从日记本上抄写整理出来的。出差路上看到优美景致，闲暇时忆起童年生活，与朋友茶话受到新的启迪，或是理想与现实碰撞闪出点点火花，惟恐稍纵即逝，不拘长短深浅，草草记录下来，日后翻翻，无非加深印象，寻求些许自我安慰罢了。

青年时代也做过梦，最高愿望是当作家，可惜年过半百事业无成。据说做人做事须有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敝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教人志存高远；“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意在苦苦追求；“梦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算是理想变成了现实。对照自己，至今还在练笔，做小学生的功课，也算一种执着吧。

俄国文学大师契诃夫的弟弟也喜欢文学，常常拿了习作给兄长看。契诃夫劝戒道：“你具备了当作家的九十九个优点，却不具备一个缺点——偏激！”余前半生平平淡淡写散文，从不知极端为何物，想来也是那个失败者。

然而，我还笃信另一句话：“人生的幸福并不在于目的是否达到，而在追求目标的全部过程之中！”

目 录

第一辑 故乡的河

故乡的河	(3)
故乡柳	(8)
八月的凤仙	(11)
圆月	(15)
元宵温梦	(18)
戚子吟	(22)
我的几个第一	(25)
一幅自画像	(37)
椿芽	(42)
黄河滩里人	(45)
风筝人生	(50)
采艾	(52)

第二辑 五味卵石

五味卵石	(59)
仙乡行	(63)
黄河三角洲断想	(68)
圆明园的石头	(72)
中山广场的夜晚	(75)
老贾说猴儿	(79)

初访醉翁亭	(85)
跛子游山	(88)
师石观海	(92)
海印池	(94)
梁祝故里	(95)
重庆棒棒	(98)
丰都鬼城	(101)
夜过三峡	(104)

第三辑 矮檐下的红灯笼

矮檐下的红灯笼	(109)
钟表三感	(113)
雪·雨	(115)
海的情愫	(117)
方位	(119)
知音千里外	(122)
阳台风景	(126)
禾苗·野草	(130)
且说成熟	(133)
烟缘	(136)
孤独的船	(140)
广场夜语	(144)
一幅漫画的联想	(148)
亦说第三只眼睛	(150)
看电视	(152)

第四辑 疯狂的都市

疯狂的都市	(157)
CA925 送我到空中	(163)
东京掠影	(168)
佛罗伦萨 好一颗冷翡翠	(175)
——访意散记之一	
夜幕下 在阿尔诺河上寻觅	(178)
——访意散记之二	
OK CHINA • 濮阳	(181)
——访意散记之三	
千年古城 西方的雅典	(184)
——访意散记之四	
罗马一日 街上流行“侬罗索”	(188)
——访意散记之五	
迪斯尼的车	(192)
北极熊馆	(195)
老板杨乔生	(198)
风雨纽约	(202)
静谧的华盛顿	(206)
黑人兄弟	(209)
大洋彼岸的中国人	(213)

第五辑 愿它是枚橄榄果

愿它是枚橄榄果	(221)
---------	-------

拜访臧克家	(224)
《濮阳市戏曲志》序	(228)
为诗招魂	(230)
《邶歌》后记	(233)
《七彩人生》跋	(237)
《坠子皇后》创作闲话	(239)
怎么写起了电视剧	(242)
哦 我心中的那条河	(246)
来不及握手的告别	(250)
后记	(253)

第一辑 故乡的河

河边的娃喜欢水，一如
山里的娃喜欢石；山是山乡
人的骨骼，水是水乡人的血
脉。

故 乡 的 河

河边的娃喜欢水，一如山里的娃喜欢石；山是山乡人的骨骼，水是水乡人的血脉。

走，到金堤河游泳去！跳进异乡的河体味家乡水的凉爽与温馨，在激流中测试一下生命的活力，重温孩提时代那飘逝的蓝色的梦。

夕阳下，飘着一条水红色的练；记忆里，流过一道湛蓝色的河。忽而重合，忽而躲闪，忽而交汇，忽而分流。

啊，金堤河——卫水，一样的平静，一样的温柔，一样的清澈，一样的明快，一样拂摆着牵人魂魄的柳丝……

记忆的河上没有桥，隔岸扯起一道拇指粗细的长长的铁缆，艄公光着膀背站立船头，拙笨的手机械地牵动缆绳，渡船便在他的脚下慢慢向对岸划行，船后拖出一片梯形的水印，像是它的尾巴。

而这里，一座乳白色的大桥玉带般地揽住金堤河的腰，汽车、拖拉机、装载机、起重机隆隆而过，为石化新城平添了一笔当代美的亮色。

我的家乡五陵——卫水河畔的千年古镇，阅尽历史长河的桃花渡口，那里所有的只是敦厚纯朴的美，像家乡的父老兄弟一样。

岸边草地上，柳荫下，田陌间，散散点点放着脱下的衣裤，红的、黄的、蓝的、紫的，像一朵朵怒放的鲜花装点着绿茵。

河里，有的在中流击水，水面上只露出一颗颗黑色的脑袋；有的站在齐腰深的浅水里，一边聊天，一边悠闲地往身上撩着水；几个调皮的年轻人一丝不挂，赤条条地在岸边草地上跑来跑去，追逐，打闹，显示出一种原始的、野性的美。

既熟悉又陌生，那么久远又这么现实。此时此刻，淡化了时间，飘渺了空间。我醉了，我痴了，我狂了，我变成了几岁的孩童，一头扑进了水的怀抱。泪花和浪花一齐飞向傍晚的蓝天，加入了星星的行列。

水，那么轻柔，那么温和，那么滑腻，那么宽厚，好像母亲的胸脯。她张开双臂把自己的娇子拥抱，抱得那么紧，围得那么严。我瘫了，软了，幸福地闭上双眼，尽情地享受着母爱的温存，每一个细胞、每一缕柔情都融化在母体之中。

潜流在身边轻轻滑动，那么细心，那么深情，好像母亲慈爱的双手，有时欣喜地按捺儿子健壮的肌肉，有时痛楚地抚摸儿子的伤口，那是母亲恨铁不成钢时咬着牙打过的地方。

我突然醒悟了，我分明感觉到了，这不是生我的妈妈，这不是哺育我长大成人的卫水。卫河水比金堤河流得更急，更重，更有力。像我年轻时的妈妈，爱她的儿子那么热烈，那么颠狂，常常挥起浪的掌，毫不痛惜地抽打儿子。我疼过，伤心过，哀怨过，却从不舍得离开她。我知道那是妈妈的教训，她打得很狠，爱得也深。

金堤河像一位年迈的母亲，她深沉，她迟钝，她柔弱，她缺乏卫水的张力，她对儿子的爱是含蓄的，深沉的，乏力的……

异样的感受勾起了遥远的回忆。

我的家乡是一个华北小镇，却洋溢着一派江南风光。卫河水悄悄绕镇寨流过，夹岸的垂柳像一群疯姑娘，肩并肩地把头伸向河心，面对水镜贪婪地梳洗着缕缕秀发。

清晨，雾气笼罩河面的时候，船工们就起了锚，高高的桅杆上升起了白帆，帆顶端三角形的小红旗在晨风中火苗般地飘扑着。上行的船，纤夫们排起长蛇阵，爬上了蚰蜒似的纤路；下行的船，船工们对面摇起木橹。号子声此起彼落，带着风的旋律、水的丰润在河湾里飘荡。

接着，父兄扛着犁耙，赶着牲口走向田野；婶嫂挑着水桶来到河边；渔民双脚踏在连体的两只蚱蜢小舟上，手持竹竿赶鱼鹰下水；商户们抽开门板，洒扫柜台内外。

傍晚，当落日的余辉染红河面的时候，五陵码头又恢复了早起的繁华。天津卫上来的船，卫辉府下来的船，都在这里抛锚靠岸。船主们如履平地地走下跳板，到镇上联系装卸，称盐打油；船工们赤着脚站在舷上，用木桶打水洗船；船上的孩子们背上系着二尺长的亚腰葫芦，蹒跚地从船头跑到船尾，再从船尾跑到船头。镇里房顶上，河里木船上，先后升起了袅袅炊烟。

夜幕垂下来，辛劳一天的镇民们在寨墙上摆好桌凳，一边喝着河水泡的茶，一边欣赏水乡的夜景，船上的万盏灯火映进河里，天上的星星落进河里，河里的星比天上的星还要密，还要亮。偶尔一颗流星划过，人们便议论那贼星落于何处，谁家又遭了贼。

最令人神往的是夏日的午后，孩子们不顾父母的训教和

禁闭，偷偷溜到河边，或两军对垒打水仗，或在浅水里捉虾摸蚌，或光着身子排成队，喊着号子学纤夫们拉纤。累了，横七竖八地躺在滚烫的沙滩上，往身上撩沙土，烙烧饼似地翻来滚去。槐花开时便下水，桂花落时不上岸，天天如是，皮肤晒得又黑又粗，浑身竟如鱼鳞一般。

倘是婶子嫂子们趁歇晌工夫来河边洗衣淘菜，孩子们便偷偷转到她们身后做鬼脸，一经发现，必定招来一顿责骂，或是飞来一块污泥啪地贴在身上，于是边笑边闹，扑扑通通又跳进水里了。

待到隆冬，河面封冻，船舶停驶，摆渡停摆，偶尔有过往行人车马，便履冰辙而过。

不安生的仍然是孩子们，伙伴们相约到河上竟溜冰，打雪仗。口里噙的是冰，脚下踩的是冰，手是攥的是冰，脸蛋儿冻成了紫茄子，帽子下却冒着呼呼的热气。

正想得出神，猛不防飞来一块污泥，橡皮子弹似地击中我的后背。转身看时，河里的一个小伙子两手两把泥，双枪手似地朝岸上的同伴身上甩，我正是中了他的“流弹”。他不道歉，我也无愠怒，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河边的后生都这样。

一枚“流弹”打断了故乡梦，又延长了那蓝色的梦。我学着小时候的动作，双膝跪在河边，两手撑在水中，羔羊跪乳似地吮了一口金堤河水，真甜啊，像卫河水一样清冽，一样甘甜，一样滑润，一样浸入肺腑！

电影《最后的贵族》的女主人公漂泊海外，日日思归不得归，看到密西西比河便想到长江、黄河，到了威尼斯便想到苏州。她问一位俄国琴师：“世界上的水都相通吗？”

“是的，世界上的水都相通。”

于是，她把仅有的钱交给琴师，一头扑进了异乡的河，在蓝色的梦境中返回了故土。

月牙儿挂上东天，又飘落到河心。晚风起处，泛起道道涟漪，把它摇碎了。柳丝儿婆婆娑娑，像母亲的头发在我腮边掠过。

鸟儿归巢，伙伴们也走了，只有我更深地把自己埋进水里。金堤河水不紧不慢地淌着，揉搓着我的肌肤，洗去身上的灰，心上的尘。我忘记了喜忧，忘记了裕贫，忘记了荣辱，只知道我是水的儿子。

故 乡 柳

柳树喜欢水。故乡是北方水乡，卫河绕镇寨流过，不足的半圈儿又挖了护寨河连接，镇内处处坑塘，自然是柳儿们安家落户的富贵温柔之乡了。

初春，华北平原上乍暖还寒，阔叶的姊妹树尚在休眠，独独地那柳丝儿便泛青了，光亮了，所以才有那“七九八九，抬头看柳”的民谚传了下来。

待到清明，每一根柳丝每一个节眼儿都努出了鹅黄色的嫩芽。微风中，镇里镇外，婀娜多姿地摇曳着万条金线。一日，两日……似无多大变化。忽一日，放学路上，或是随母亲去河边洗衣淘菜，蓦地发现那缕缕金线一夜间都染成了碧绿色，令人不由想起“涌金门外柳如金，三日不见成绿荫，折却一枝回城去，叫人知道春已深”的名句。

寒食那天，镇上人家无论贫富贵贱，户户折来杨柳枝，插于门框边。昔日，小镇上有文化的人不多，哪知是纪念名噪古今的介子推？只有一则民谣教化至今：“清明不插柳，死了变个狗；端午不插艾，死了变个怪。”

小伙伴们的最大乐事是吹柳笛。将嫩润的柳皮儿拧滑了，用牙咬住抽出柳芯儿，掏出腰间的半截镰刀切成几段儿，再稍作处理，便制成了一支支长短粗细各不同的柳笛来。粗者如手